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本國語言能力測驗(華語)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B1594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

本科試題共計 4 頁

下列兩篇文章的節錄代表當代台灣對華語的兩種立場。第一篇是人文.島嶼的專訪，討論語言學家何萬順對台灣華語的立論。第二篇來自網路的回應。請闡述你對這兩篇文章的看法，並論述你對華語的立場。(100%)

一. 何萬順專訪

我們是誰，說什麼話？

時空跳回 2007 年，流行女子樂團 S.H.E. 一首《中國話》歌曲紅遍全臺，同時掀起論戰：「我們講的是『中國話』嗎？」話說回來，這是個政治問題，還是科學問題？若是後者，語言學界其實已有答案。何萬順一篇發表於 2009 年的研究，把我們每天習以為常使用的語言稱為「臺灣華語」，有異於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或北京話。

臺灣華語和北京話之間最明顯的差異，除詞彙外尚有句法和語音系統的改變。臺灣華語常在形容詞前面加上「在」或「有」，例如「我手在痠」、「水還有熱嗎？」，這些說法在北京話並不存在，因為它們源自臺灣獨特的語言環境，也就是受臺語的影響：guá tshíú t ī sng (我手仔痠)、tsuí kám koh-ū sio? (水咁閣有燒?)

其次，臺灣語言教育雖然包括注音系統，實際上卻因為臺語影響，我們比較不會明確區分捲舌音 (ㄙ ㄗ ㄛ) 與不捲舌音 (ㄙ ㄗ ㄛ)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模仿中國人講話時，直覺就想要強調捲舌音。

何萬順拿自己名字舉例，臺灣沒有人會叫他何萬ㄝㄨㄢˇ，也沒有人會叫他何萬ㄨㄢˇ，臺灣華語的發音方式是介於兩者之間，語音反而變成英文的 S，於是何萬順的「順」發音就如同「I'll see you soon」的「soon」。

語音系統的另一個明顯差異，是臺灣華語的三聲 (ˇ) 只有短促的下沉，後段並沒有往上勾起。相反的，北京話仍習慣往上勾起，他們會說「給我來點麵粉兒」，句尾的「兒」就代表著「粉」的三聲往上揚升的餘音。

不僅如此，臺灣華語在詞彙、語法系統等方面也都有獨樹一幟地方特色。這些透過橫向比較所見到的差異，來自歷時性語言形成過程。何萬順侃侃而談，從洋涇濱語 (Pidgin) 說到克里奧爾語 (Creole)，揭開臺灣華語作為一種混成語，背後坎坷的身世。

臺灣華語的美麗與哀愁

「洋涇濱語」指的是一種非自然形成、不成系統的語言。在大航海時代，許多黑人被歐洲列強當作奴隸販運至美洲，他們來自不同部落、缺乏共同語言，只好利用彼此語言中勉強共通的部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本國語言能力測驗(華語)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B1594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 本科試題共計 4 頁

分，再加上白人主子的語言，組織出一種破碎語言。而當他們結婚產下後代，才以父母的洋涇濱為基礎，透過人類內建的語言機制，以及互動、對話經驗的累積，創建出一套混合父母語言、相對完整的新語種，這就是「克里奧爾語」。

何萬順指出，我們的「臺灣華語」相當程度地符合克里奧爾語的定義，同樣是從支離破碎、拼湊成形、逐漸演進到結構完備，從而代代相傳的語言體系。

臺灣大多數人應該都以為，自己口中的語言是國民政府帶來的「國語」；但實際上，所謂「國語」，從未在這座島上真正實現過。這套以北京話為範本所制定的官方標準語，根本不是誰的母語，更不是一群人在長期互動下形成的自然語言，而是一個人為製造、靜態的語言。

在國民政府遷臺之際，踏上臺灣的外省族群，其實至少擁有橫跨「漢語語系」十個分支的多元語言，他們說起話來「南腔北調」，甚至不能充分互相溝通。這群人裡，母語是北京話的不到百分之一，雖然不少人以北京官話作為第二語，但實際上說起話來卻是鄉音濃厚，拿到當今來播放，恐怕人們還聽不懂。在當時，本省人已有七成接受過日語教育，日語是他們第二語，且仍保有閩南語、客語和原住民語等母語。

這兩個各自擁有複雜、多樣語言背景的族群，在國民政府、一個試圖強加標準國語理想的政權統治下，都同樣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母語流失。外省族群在流離異鄉的離散經驗下，完全放棄了母語傳承，為了溝通，勉強結合自己和其他族群的母語方言、輔以標準國語，拼湊出類似洋涇濱的破碎語種。到了外省第二代，在正式教育的洗禮下，又經跨族群語言互動的充分累積後，「臺灣華語」這個克里奧爾式的混成語體系，才在權力網絡的縫隙間成形，成為他們的第一語。

在臺灣複雜的語言歷史環境，一個人的「母語」、「父語」與「第一語」可能並不一致。何萬順以自己為例，他的父親是講湘語的湖南人、母親是山東人，說的是膠遼官話下的青島話，但他從未百分之百聽懂自己的「母語」跟「父語」。相反的，他的「第一語」就是臺灣華語。

二. 評何萬順的「台灣華語」獨特論

世界台 SĒ-KÀI TĀI

銳角 (mê-kak) 在哪裡，要看脈絡，不好只看字面。何萬順的台灣華語論，扼要地表達在 2009 年的〈台灣華語與本土母語：衝突或相容？〉一文（刊於《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》該年春季號），旨在反駁本土論述對華語的挑戰。文章開宗明義稱「台灣華語已是台灣本土語言」。

把台灣各本土語言逼入危境的，就是華語，這件事還在進行中。當一些人在華語霸權下艱苦地復振台、客、原語，他跑來說「我們華語也算一份！」

背面有題，請繼續作答。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本國語言能力測驗(華語)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B1594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

本科試題共計 4 頁

語言之間「無須視為衝突和敵對」、我們應該「學習包容接受，進而欣賞不同、享受多元」，這些充滿正能量的修辭，何萬順用起來，不是要求權力者如何對待弱勢者，剛好相反，是他認為本土語言推行者面對華語應有的態度。

界定何謂本土語言，本來就是為了糾正這塊土地上長期的語言壓迫。如果現在連華語也算本土語言，那還有什麼不能算？那華語也要擠進小學本土語文課程，多開一堂嗎？何其荒謬！

復振台灣本土語言，唯有向華語搶地盤。如果你還沒有這項認識，請務必要有。不卯起來搶華語地盤，再怎樣高談母語美好，都是空話。所以當何萬順說「早先獨尊『國語』的政策是錯誤的」、「……原有之本土語言，尤其是原住民語，應積極復振」，他輕輕帶過，你聽聽就好。別人在搶救台、客、原語，他在保護華語，警告你不要過來。

要保護橫行霸道的外來物種，至少還需要多一點合理化。台灣華語獨特論，或謂台灣華語克里奧爾(creole)論在此登場，意思就是說：台灣人現在講的華語，不是當初國民黨強推的那個版本，是我們自己花了幾十年，共同把它講成現在這個很台的樣子，所以它是屬於我們的了，壓迫早已遠去，珍惜這個禮物吧！

這就像一個奴隸被痛打了幾十年，一身傷痕，然後有人對他說，這些傷痕不完全是你主人打出來的，因為傷口癒合時會結痂長肉，現在這些歪七扭八的疤痕就是你自己長出來的，彰顯你的自主性，幹得好！

威權統治下的語言清洗，是一部多麼慘痛的血淚史。當今台灣年輕人的華語口音養成，典型始自祖輩被迫快速同化、父母輩放棄向下傳承母語，到了這一代，幾乎沒說過台語，倒說得一口台語腔的華語。這就是殖民傷痕，在被殖族群的舌頭上。而何萬順談得浪漫寫意，那篇專訪下了個小標「臺灣華語的美麗與哀愁」。

還有一點頗微妙：何萬順很強調當初國民黨推行的「標準國語」不是真正的北京話，只是以北京話為範本的人造語言。我不知這點小差別跟台灣的語言正義有什麼關係，當我的阿公阿媽被迫失語時，官方標準是不是正北京話，對他們而言有差嗎？

當今比較多人在意的，是台灣華語跟中國華語差多少。何萬順還是認為很多，多到可以宣稱台灣華語是一種獨立語言。喔。我只問你：台灣人看中國節目是不是聽得明白？和中國人講華語，是不是溝通無礙？甚至是不是還會自動捲起舌來？是就好。

台派年輕人很想跟中國做出區別，台灣華語獨特論容易抓住他們的心。但此論之所以受歡迎，並不是因為它真的立論嚴謹、言之成理，實情是人們本土語言能力低落，又欠缺意志力學，找藉口合理化最方便：「我們講的不是 Chinese，也不只是 Mandarin，是 Taiwanese Mandarin 喔！」任何話術能提供他們這樣的心理慰藉，都不難被拿來即用，按讚分享。

當然並不是說，凡指出台灣主流華語相對於中國主流華語的特徵，就是幫助華語霸權。但把華語妝扮出無辜面貌，要求本土語言別挑戰它，就是了。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本國語言能力測驗(華語)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B1594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

本科試題共計 4 頁

今日的斯文人士擁護華語，也不必再說些太不政治正確的話，只要哈啦一下偷換過的「多元包容」，軟化你的抵抗，那些繼續侵略的工作，自然有整個體制動手，一日不懈。除了無形的社會觀念，別忘了華語文在中小學以「國語文」之名擁有極高上課節數、是整個教育系統的各科教學語言、是各升學關卡跟公家門路的考試科目。當有人對你說，當今人們使用華語，已是自然自發的選擇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。

當華語被捏造成能承載台灣認同的語言，它比比現在的無敵還更無敵。它既已占領了 99% 以上的語文使用，還唯一被宣稱是合法跨族群的。這比中正紀念堂的繼續高聳更沒有正義可言。